

■访 谈

面对孩子时,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汤素兰 本报记者 王 杨

记者:《南村传奇》开篇,您罗列了很多“很久以前”,您写到现在很多人已经不相信这些“很久以前”了,这似乎是童话写作面临的某种困境。这是否也是您在写作中所感受到的阻力或困难?

汤素兰:是的。我们都知道,童话思维、儿童思维和原始思维有很多相似之处,原始人相信万物有灵,所以他们创造了最早的神话。但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全面和深入,人类的思维也越来越理性。现在许多孩子都知道,月球表面上布满了环形山,根本没有吴刚和桂花树,也没有嫦娥和玉兔。面对科学知识丰富、思维充满理性的孩子,写童话真的是越来越难了。然而童话不是现实的可能,而是愿望的满足,正是在这一点上,童话依然有无限的生长空间和土壤。哪怕是在今天,在民间生活中,神话也并没有消失,人们依然用童话思维表达美好的愿望,创造新的神话和童话。

记者:《南村传奇》的开头提到了《桃花源记》这部中国古代经典篇章,而南村也像桃花源一样,《桃花源记》是您创作《南村传奇》的灵感来源吗?

汤素兰:“桃花源”是一种世外生活,是我们的前人曾想象过的美好居所。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我们也看到人们虽然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和越来越便捷的生活,但环境的恶化与心灵的孤独也日益严重,每一个人都想寻找心灵的桃花源。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我近年来常常想起自己小时候成长的村庄和自己成长的环境。像“桃花源”那样古老的村庄究竟有什么魔力,会成为中国文人寄寓的理想?在城镇化的浪潮中,我们的村庄正在飞速消失,它们能给我们留下哪些遗产与财富?于是,我想用童话的方式,来寻找一个心灵的桃花源,于是,我自然就想到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正是以它作为引子,进入到我的寻找。

记者:《南村传奇》中的4个故事都充满了中国神话和民间色彩,这与西方童话中的“王子公主”、“巫师魔法”等完全不同,它们具有更鲜明的本土性,而且4个故事分别传达了对生命价值、牺牲、面对困境和正视错误等问题的思考,您为什么会选取类似神话、民间传说的形式来承载这些内容呢?

汤素兰:我写作童话有30多年了。坦率地说,我最初的儿童文学思想资源与童话写作滋养,是从大量西方经典儿童文学中获得的。我小时候没有读过童话,我对童话和儿童文学的系统了解与阅读,是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因为我当时学的就是儿童文学专业。所以,我在写作儿童文学之前,阅读过大量西方儿童文学,我早期的童话如《小朵朵和大魔法师》《小朵朵和半个巫婆》都有着很明显的西方童话的印记。作家总是渴望寻求突破的。尤其作为一个童话作家,当我看到北欧童话、英国童话、美国童话和日本童话等都带有鲜明的民族与地域文化特征时,我自然要思考我如何写



出“中国童话”来,如何将中国神话、民间文学的资源,运用到童话写作中。这种思考不是一天两天了,却也迟迟没有动笔。因为我担心自己如果运用不当,会将自己创作的小说变成对中国民间童话或者神话的述译或改写。但事物总是有它自己的规律。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我对于自己的乡土有了和年轻时不一样的情感与认识,对于自己的写作也有了更多自信,于是就有了这一次的尝试。

记者:童话是想象和虚构的,但《南村传奇》读来更像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您除了在作品中多次强调“童话是真实的”,在写作手法上也有很多更像是幻想小说的创作手法。您去年创作的小说《阿莲》获得了2017年度桂冠童书,《南村传奇》应该和您创作《阿莲》的时间相隔不久,小说的写作会对您的童话创作产生什么影响?您是怎样在童话写作和小说写作两种不同写作之间来回穿梭的?

汤素兰:我认为不管是写小说还是写童话,“讲故事”是硬道理。小说和童话都需要把故事讲好,讲得合情合理,如同真实发生的一样。所以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但小说的“真实”需要符合生活的真实,因此,在写《阿莲》的时候,因为要还原当时的时代背景,我还是花了不少考据的功夫。童话的本质是想象,但要被读者接受,需要符合情感的真实,但是我在写作《南村传奇》的时候,确实有意识地强调了故事的“真实性”,包括细节的真实性。小说对真实性近乎苛刻的要求对我写童话确实有好处,让一个想象的世界显得无比真实,这会让作品更具有张力。但童话的思维与想象以及童话作品中对童话氛围的营造,对写小说也有好处。艺术都是相通,是可以互相借鉴的。当我提笔写作的时候,我关注的就是写作本

身,是我笔下的故事和人物,我很少再去想文体本身的区别。

记者:《阿莲》是您以自己的童年经验为素材创作的小说,您也曾经提到,写自己的童年的想法由来已久,却迟迟没有动笔,为什么?在您看来,这部作品和您以往的创作有何不同?

汤素兰:首先,它是小说,不是童话。它还是以我自己的童年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和今天流行的校园小说完全不同。我之所以之前没有动笔,是因为我自己对于成长的理解,对于小说素材的提炼,包括对于小说写作技巧的掌握,都需要时间来磨练。同时,我认为我们小读者的阅读能力与阅读品味的提升也有一个过程。在差不多20年前,儿童文学并没有这样好的市场,那时候我还在少儿出版社当编辑,我清楚地记得,多少儿童出版社干脆撤销了文学编辑室。这十多年来,儿童文学市场持续繁荣,但一开始,也只有那些能满足孩子“浅阅读”兴趣的校园小说或者类型文学、系列读物有市场。随着儿童阅读的推广和书香社会、书香校园的建设,学校和家庭对儿童阅读越来越重视,孩子的阅读能力得到提升,对书籍的选择也更多元。我觉得近年来许多作家以自己的童年经验为素材的作品大多数都能得到读者的认可,与儿童阅读能力的提升、阅读层次的多元不无关系。

记者:在创作过程中,您是如何对自己的童年生活和童年经验加以选择和表现的?

汤素兰:记得在《阿莲》的后记中我说过,我自己的童年比我在作品中呈现的样子更丰富、更复杂,也许还更黑暗。真实的生活就像一团麻,而我用故事讲述的时候,便是从这团麻里面理出其中的一根线,编织成一个叫“小说”的东西。但小说

“ 童话不是现实的可能,而是愿望的满足。

当我看到北欧童话、英国童话、美国童话和日本童话等都带有鲜明的民族与地域文化特征时,我自然要思考我如何写出“中国童话”来,如何将中国神话、民间文学的资源,运用到童话写作中。

里那个叫“阿莲”的女孩子,已经有我自己的影子。

生活其实是零碎的,牵扯的面更广泛,但节奏却是缓慢的,也更少戏剧化。小说需要集中的情节、丰富的细节,需要有矛盾和冲突,而写给孩子看的小说,篇幅不能太长,线索不能太庞杂,结构也不能太过复杂,这就需要作者在生活的乱麻里抽出一根线来编织。

记者:近年来,很多作家都创作了回忆或表现童年生活的作品,作品反映的历史时代、社会背景和人物生活都与今天孩子的经验有一定差距,您觉得,这类作品能引起今天孩子的共鸣,关键在何处?

汤素兰:我觉得不同时代的孩子,生活环境、社会背景、历史时代虽然不同,但情感是相通的,而且只要是孩子,都会遇到成长中的问题,都会面临各种困扰与选择。主人公面临困境时如何做出选择,主人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这些依然能引起今天孩子的共鸣。只要作品有感染力,就能打动人心。

记者:我注意到,您经常到学校给孩子们讲故事,和他们交流,孩子们对于您的作品乃至您本人有什么有趣的想法吗,这些想法会不会被您写到作品中?

汤素兰:我的读者是孩子,与孩子们接触,能让我更了解孩子,我也可以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对他们做一些指导和引领。因此,我每年都会花一



汤素兰

定的时间到全国各地的学校去做讲座,或者在书店举行读者见面会。孩子们总是非常热情,对我充满了信任。有时候,孩子们读了我的故事,也会把自己的故事告诉我,还会给我出主意。比如,有一次一个胖乎乎的孩子读了《笨狼的故事》后,非要我写一本“笨狼”变聪明了的故事,他甚至还哭了起来。可见这孩子有多善良,他一定是在阅读中感同身受了,知道了在现实生活中聪明有多么重要。不过,这一点上我当然不会按他的要求写,因为“笨”才是“笨狼”,变聪明了就不是“笨狼”了。还有一次,一个小朋友在我的散文集《我的动物朋友》里读到我家的小狗的故事,立即把他家小狗的故事告诉我,让我写下来,我就真的写下来了。面对孩子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所从事的儿童文学是最有意义和价值的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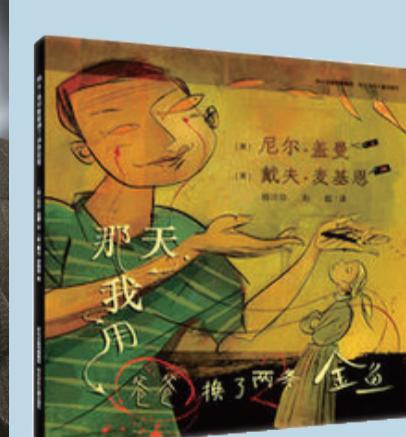
记者:今年年初,您就已经有两部童话新作《南村传奇》《时光收藏人》出版,接下来您还有什么创作计划?

汤素兰:《时光收藏人》是我在2016—2017年写的一系列短篇小说的结集,也是对自己的生活和故土的回眸、再现和想象。《南村传奇》是我在2017年年底写的。《阿莲》是我计划写作的“童年风景”系列的第一部,接下来我还会写第二部甚至第三部。与写小说相比,我还是更喜欢写童话。因此,我还是会继续在童话的艺术天地里探索,希望有一天能写出真正让自己满意的童话作品。

■域外传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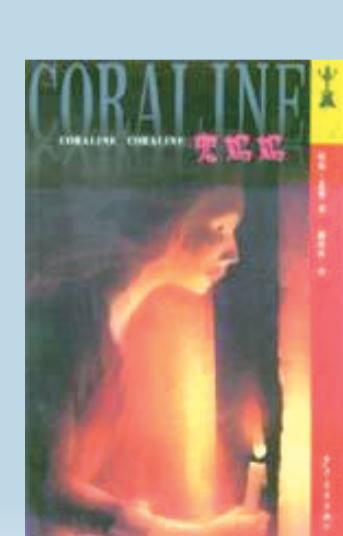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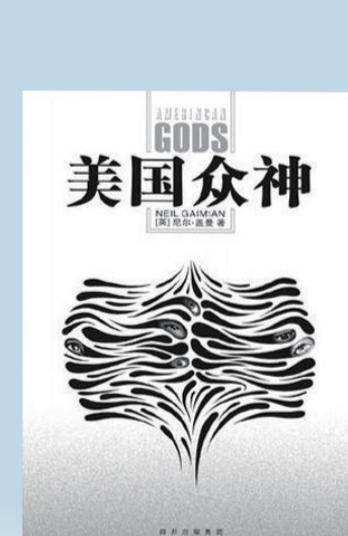


尼尔·盖曼与他的代表作



尼尔·盖曼与美国青少年文学

□翌 平



青少年小说是从儿童文学中分离出来的,内容多与青少年的人生经历有关。以美国青少年文学为例,上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始终将青少年视为一个独立的年龄段,出现了“青少年文学”这一专门文学类型。

青少年文学顾名思义是为青少年创作出版的文学作品。这个文学类型一直有一种含混性,叫法很多,年龄段的划分也不固定,有的叫青少年小说,有的称未成年文学;年龄是从12岁到18岁。但在国外的研究中,这并不固定,有人将其年龄段定为从15岁到20岁左右,并且几乎涵盖了各种文学门类:虚构、非虚构、诗、歌、传记、幻想、童话等;简单单说,又分为校园文学、家庭文学、历险题材、战争题材、历史题材、情感题材、社会题材等等,主题涉及成长、社会问题、情感、幻想

等多个方面。其中不乏少年经历现实中的黑暗、残酷,逐渐长大成人,以昂贵的代价获取第一笔人生的经验的故事,从题材、内容、表现手法上看,都比之前的儿童文学有所突破。这也是后来所谓“成长小说”的一个重要起点。

上世纪50年代,出现了两部很著名的青少年小说,即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和英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的代表作《蝇王》。刘易斯的幻想小说《纳尼亚传奇》和1967年辛顿出版的小说《局外人》,更成为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

60年代,文学开始确立30岁以下青年一代人的读者概念。这个时期的“未成年文学”,也就是青少年文学,开始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文类。1969年的小说《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1967年的《钟

罩》、1970年的《保佑野兽和孩子》,涉及青少年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们的畅销让这一概念逐渐被广大读者接受。

“从80年代开始,青少年文学从观念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些过去被视作禁忌的标准,比如对强奸、性取向、情爱、死亡或者自杀的描写,曾经被认为读者不宜的内容,现在很自然地出现在青少年的小说里面。”小说中开始自然地反映少男少女的情感世界,特别是男孩女孩懵懂的初恋故事。浪漫爱情小说(Romance)或者少女文学(Chicklit),是青少年特别喜欢的文学类型,特别深受女孩子的喜欢,其代表作有《饶舌女孩》(gossip girl, 2001年)。

90年代后,美国少年科幻小说反乌托邦化特征愈发明显。以M.T.安德森(Anderson)的《馈送》(Feed, 2002)、史蒂芬·奇波斯基的《壁花少年》、特丽

南希·法莫(Nancy Farmer)的《蝎子之屋》(The House of Scorpion)为代表。虽然90年代出现了青少年原创出版的低谷,但是有品质的、有艺术含量的经典之作依然深受欢迎。

1997年,J.K.罗琳完成了她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中的第一本,该书成为青少年文学中的典范,深受广大青少年读者的喜爱。魔法学校里三个少年的成长故事,正好对应了广大青少年读者在学校和社会中面临的众多青春期问题。《哈利·波特》的成功让罗琳成为了青少年文学的标志性人物。随后,美国作家苏珊·柯林斯的小说《饥饿游戏》也开始风靡,并拍摄成电影,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热潮。之后,美国作家蒂芬·迈尔的系列吸血鬼玄幻小说《暮光之城》、史蒂芬·奇波斯基的《壁花少年》、特丽

莎·利弗的小说《活在你的生命里》、布罗克·科尔的《山羊》等,都属于这一典型的、非常优秀的青少年小说。

有了这种深厚的基础,2000年,美国设立了“普林兹奖”。它是一个针对青少年文学的奖项,其宗旨是:完全根据文学品质,评出为青少年创作的最佳图书。该奖每年一次,侧重文学性,评选上一年度出版的青少年文学书籍,一般只有一位作者获奖,最多可有四人获得荣誉提名;评选题材包括虚构、非虚构、诗、歌、选集等。

英国著名科幻作家尼尔·盖曼的作品涵盖了从儿童文学到青少年文学、再到成人文学各个年龄段的文学类别。童话《那天,我用爸爸换了两条金鱼》是一部典型的儿童文学作品。尼尔·盖曼是欧美文学界非常著名的青少年文学作家,也是幻想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他的作品横跨很多领域,包含幻想小说、恐怖小说、儿童文学、青少年文学、漫画、剧本及歌词等等。尼尔·盖曼的小说诡异、突兀,情节触动心弦,悬而不定,急转直折,变幻莫测。他的成人科幻小说《美国众神》享有盛誉,小说讲述的是旧时代的诸多神灵因为信徒丧失信仰,没有人继续供奉他们。他们从高高的神坛坠入了社会底层,因为不甘心失败,他们决定挑起战争,与不可一世的新兴神灵争夺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众神》集隐喻和寓言于一身,杂糅恐怖小说、神话故事和魔幻小说,是超越时代的现代神话。

对于儿童文学和青少年文学来说,尼尔·盖曼其他的作品也值得关注。其中《卡罗琳》(又名《鬼妈妈》)荣获2003年雨果奖及布拉姆·斯托克奖,并获得2003年的最佳青少年读本和最佳短篇

幻想小说。《卡罗琳》讲述一个厌倦了被管教的小姑娘卡罗琳,从家中的镜子中发现了另一个世界,并在那里发现了另一个妈妈。另一个妈妈并不让她感到亲近,甚至让她感到恐惧,而阴森、镜像中的另一个妈妈后来绑架了现实中的妈妈和爸爸,并试图将卡罗琳留在那个她营造出来的世界里,做个唯命是从的乖孩子。卡罗琳凭借智慧逃出那个虚幻的世界,还将试图来抓她回去的另一个妈妈送到了一个再也回不来的地。故事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让少年读者时刻处于一种惊悚但又不失为兴奋的气氛中。这部从传统儿童文学中衍生出来的故事,在过去或被视为越界、少儿不宜,经过尼尔·盖曼的演绎,契合了青少年的心理发展特点,满足了青少年读者的“恐惧审美”和英雄气概的自我投射,满足了这个年龄的孩子希望在现实与理想、真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构建幻想之桥的心理和智力本能,拓展了青少年文学的表达空间和审美风格。

2009年,尼尔·盖曼的另一部力作《坟场之书》荣获“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并荣获了儿童文学的重要奖项“纽伯瑞奖”。这部作品更像是一部少年版的惊悚小说,故事的开篇讲述一个杀手来到一个家庭,试图将所有人杀害,惟独一个很幼小的婴儿逃离现场。婴儿进入了一片坟场,在那里被幽灵养育成人,这个孩子最后凭借先天的神力在幽灵们的帮助下,在现实中完成学业,最终找到那个杀手,解开了自己家人被杀害的谜底,并处置了这些杀手。小说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悬念,具有典型的青少年文学特征,同时又应和主流价值观。故事的结尾非常类似《哈利·波特》,充满神秘感和传奇性。